

红雪

章熙建

只是瞬间，朔风再次狂飙飞扬，捎来一串“叽哩哇啦”的粗野嘶吼，还有脚踏积雪发出的“嘎吱嘎吱”的纷乱声响，数名凶恶极恶的日军士兵正如狼扑来。

这是1941年12月17日的清晨，沂蒙山支脉大青山的鹅头岭。八路军女战士血迹斑斑的身躯倚靠在坡顶的大岩石上，身后右手中的手榴弹攥得更紧，她知道，两个护卫她的战友中弹生死未卜，而她璀璨的生命也将化作一簇血红的雪花，如同这圣洁的白雪一般铺洒在这片英雄而美丽的土地上。

英雄心底闪过一片艳红。1937年初秋，山东济南。夕阳绚丽的傍晚，俏丽女生外出路过城东，突然看见城隍庙的老戏台前人头攒动。虽然山东与东北相隔遥远，但刚刚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如同一根正在“滋滋”作响的导火索，已把宁静的济南城点燃得群情激愤，沸如火山。此刻，正进入高潮的抗日救亡演出，霎时抓住了女生的心，毕竟，作为济南女子学院“青春剧社”的骨干成员，她对演戏有着特别的钟爱和敏感。女生奋力穿过人墙挤到台前，那瞬间，台下“驱除日寇，救我中华”的呐喊，如同惊涛叩击心灵；台上战衣浴血的士兵、蓝光闪耀的枪刺，更把一缕血性注入血脉。

回到家中，激情难抑的女生立刻向父亲述说路途所见，并坚定地表示要把名字由辛淑荷改成辛锐。身为济南爱国金融家的父亲辛葭舟，凝目注视女儿良久，终于颌首赞许道：把纤细生命锻打成锐利刺刀！好，吾女有志，国之幸也！

女生不知道，其实父亲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她的家就是济南地区党的重要地下交通站。生在红色家庭，终有奇迹发生，这个冬季的第一场雪刚刚停歇的清晨，女主携着妹妹辞别父母，双双奔赴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

踏上抗日救国征程的那一刻，女生蓦然回首，雪霁云开，初升的太阳正跃出地平线，朝阳火光的光芒照射地上姐妹俩踏出的迤迤足印，折射出一片赤红的光耀氤氲。女生心头漫过一缕强劲的憧憬与自豪：神圣壮丽的艳红哟！今天是太阳光芒照耀的折映，明天将是我热血迸射的铺展！

英雄心底闪过一片艳红。根据地的天是晴朗的，抗战将士的血是沸腾的。

从踏入根据地八路军营地的第一刻起，辛锐就感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缘于独有的天赋和非凡的经历，聪颖美丽的姑娘很快被分配进了战地宣传队，从采访、编剧到排练、演出，辛锐的激情与斗志如岩浆般喷发，看似纤弱的才女胆大艺高，以一种冲锋的姿势在战斗。

战地宣传队精美而深入的演出，化作了激励指战员奋勇杀敌的强大号角，辛锐也成为战士们、乡亲们喜爱和称赞的“战地之花”，到根据地第一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1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战地宣传队扩编组建姊妹剧团，年仅22岁的辛锐嫩肩挑重担，成为姊妹剧团的首任团长。

毕竟，这是险厄相随的烽火岁月，姊妹剧团既是宣传队，也是战斗队。辛锐带领剧团的战友们，一边废寝忘食地编演《雷雨》《李秀成之死》《血路》等大型话剧，用戏剧艺术来传播党的政治纲领和抗日救国路线；一边又不辞艰辛地深入连队和乡村采风，将战斗英雄、支前模范的先进事迹搬上舞台，用鲜活典型激励部队战士和人民群众。每当跋涉行军或临战宿营时，剪短的秀发、粗布的军装，脚上打绑腿、腰插驳壳枪，辛锐穿行连队、战壕间，飒爽英姿不必须眉。

辛锐不仅在戏剧的编、导、演上才艺兼备，而攻绘画、善木刻，早在16岁时就曾在济南举办过个人美术展览。1938年底，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创办《大众日报》，为此，辛锐被抽调到分局机关担任秘书，参与筹备策划工作。此时，部队正处于颠沛转战之中，辛锐就在行军途中潜心构思，在野外露营间隙挑灯夜战，以很短的时间完成了报头和伟人的木刻创作。1939年1月1日，《大众日报》创刊号印刷发行，山东分局领导看到报头刻字苍劲有力，伟人刻像栩栩如生，高兴地在报纸上批示：“《大众日报》按时出版，辛锐功不可没！”

1939年春夏之交，山东根据地展开反“扫荡”斗争。分局机关直属队转移行军途中，指挥员派骑兵奔波3个多小时找司令部借来地图，筹划好行军方案后又星夜送回。目睹这一窘境，辛锐心焦如焚：根据地军用地图奇缺，对行军和作战的影响极大。反“扫荡”胜利后返回根据地，她一连几天猫在司令部，昼夜突击描摹复制了数份军用地图，对其中不准确的部分还作了修改补充。部队首长收到地图后欣喜万分，说辛锐雪中送炭，我们每打一场胜仗都要给她记头功！

1940年2月，山东根据地广泛掀起征兵扩军运动，辛锐率领战地宣传队串村入户开展宣传动员。那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山坳一家农户妹妹缝衣剪花送哥哥参军入伍的一幕，倏然触动了才女的艺术灵感，她当晚就创作出木刻《我送哥哥去参军》。这幅作品生动形象，灵动感人，很快就在《大众日报》上发表，深受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抗战时期征兵扩军宣传动员的经典之作。

英雄心底闪过一片艳红。“战地之花”的生命注定不凡，战火熏染赋予她刚强勇敢的军人特质，而战地邂逅更带给她凄婉悲壮的情感际遇。

1939年秋，辛锐受组织委派到省委党校学习培训。在这里，经过两年战火洗礼的辛锐吸纳了党的理论素养，也收获了非同寻常的爱情。姑娘所钟情的“白马王子”叫陈明，时任中共山东省委高级党校副校长，这个经历长征的红军战士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不移，对文学艺术的执着追求，让辛锐心生既崇敬又依恋的特殊情感。1941年3月，尽管年龄相差16岁，但两人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

风雨飘零的岁月，除了生死考验外，各种困难和威胁都与生命不期而遇。这对革命伉俪结合不久，辛锐发现自己怀上了孩子，和常人相同，夫妻俩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此时抗日根据地物资十分匮乏，但有着长征途中摘野果挖野菜经验的陈明，自有一套常人想不到的办法，那就是趁着学员们晚餐的空隙，独自上山去采摘野生酸枣，让处于妊娠反应中的辛锐能够补充些许营养。

那天黄昏，深度近视的陈明下山时一脚踏空滚下长坡，脸上划了好几道血口子，在昏暗中摸索了很久才回到宿舍。正点起马灯为陈明缝补军衣的辛锐，看到丈夫摸着门框走进屋，眼镜不见了，脸上负了伤，鲜血染红了衬衣前襟，但左手却仍然紧紧地护着衣兜，因为兜里装着为爱妻采摘的酸枣。

那一刻，坚强的辛锐霎时感觉心要碎了，她紧抱着丈夫，任由两行热泪潸然而下。但想到第二天一早，陈明要带学员们早操训练，辛锐决然地一把抹去泪水，提起马灯牵着陈明的手出门上山，费了好大功夫终于找回陈明丢失的眼镜。

于此，生长于富裕家庭的辛锐不以为苦，反而感觉享受到一种别样的甘甜，丈夫是她的太阳。尽管战事倥偬聚少离多，但丈夫释放的那片阳光般的艳红无时无刻不在拥抱着她的身心。然而，战争终究是残酷的，营养无法跟得上暂且不说，辛锐肩上沉重的工作担子不能撂下，而且危情险境的行军打仗，对于孕育中的新生命的威胁更是如影随形。这晚，夫妻俩商量再三，陈明最终接受了辛锐放弃这个孩子的想法。此时，距离培训结业只剩三天时间，辛锐强忍内心痛楚服下18片奎宁，流产后的辛锐等不及静养恢复，立即辞别丈夫返回了战斗岗位。

英雄心底闪过一片艳红。1941年11月中旬，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纠集5万多重兵，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按照战役部署，牵着日寇主力的牛鼻子展开游击战，机关直属队则编队多路向沂蒙山腹地转移。辛锐率领姊妹剧团和抗大一分校一部，踏上了辗转奔袭的征战之路。

狡猾的日军除以主力数路并进互成犄角外，还派遣数支小股力量轻骑快进，深入沂蒙山腹地寻找八路军零星分队，以图对八路军作战部署实施牵制干扰。

实行分散转移的第13天，11月30日的午后，阴沉了两日的天空终

于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辛锐伫立岭头的一块岩石上，远眺雨中的滕胧山影，心中担忧顿生，冒雨行军，山路泞滑，按时赶到预定宿营点定是要多费上几把力。正思索间，山坳口闪出一支行动迅捷的部队，打头快步疾行的正是丈夫陈明。

此时，担任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的陈明，正组织指挥山东分局和115师机关直属队的转移，虽然有六百之众，但大多为非战斗人员，可谓责任重大，风险极大。就在这一瞥间，两人目光骤然一碰，辛锐感觉热血霎时涌上头顶，她张嘴想呼喊一声，却又硬生生地把正要发出的声音咽下了喉咙，因为他们各自都带着队伍，战事不允许他们在这个非常时刻去互诉儿女情长。理智让飙升的情感温度瞬间冷却下来，辛锐抬起胳膊使劲地招了招手，远处的陈明也会意地高高招手，瞬间便消失在雨幕中。

世界就在那瞬间消失，辛锐不知道究竟是雨幕还是泪帘阻隔了她的视线，一种突如其来的撕裂感笼罩身心。分离数月后的不期而遇，她陡然发现魁梧英俊的丈夫竟然形销骨立，但行进的身姿仍是器宇轩昂。辛锐的心头陡然生发一阵刺痛，她感觉生命的一部分正快速地脱离躯体而去。

或许，这就是心心相印的一种验应。果然，这场雨中邂逅竟成为这对军中伉俪此生最后的诀别。就在招手分别6个小时后，陈明带领打前站的警卫连一排抵达预定宿营点大谷台，孰料，日军一个旅团已先行一步占据这个区域。此时，转移队伍主体按照行军布阵，正滞后三公里待命，陈明果断命令警卫连指导员火速赶回，组织队伍迅速改变行军路线，自己则率领微弱兵力与强敌周旋，以拼死阻击拖延时间。激战中，陈明被日寇子弹击中头部，英雄血洒大谷台。

陈明，福建龙岩人，1902年出生，1926年入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担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并参加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曾受党的委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抗战时期曾担任八路军115师宣传部部长，1941年11月30日在与日寇作战中牺牲。

而此时，正在火红峪村的辛锐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重伤手术刚刚完成，得知队伍已经安全转移，辛锐顿时感到伤口的疼痛减轻了许多，但另一份痛楚又如潮般涌来，那是对丈夫的牵挂担心。处在日寇围剿的险恶环境下，信息无法传递，辛锐并不知道丈夫此时已经牺牲，在生命最后的艰难时光里，仍执着地在心底默默祈求丈夫平安无险，直把这份凄婉的心愿坚守到自己生命的终结。

英雄心底闪过一片艳红。山坳口分别后，辛锐带领队伍继续东行，黄昏时分抵达猫头山，此时距离目的地火红峪村仅有数公里之遥。未想，恰在这时，一小队日军突然从密林中成扇形蹿出，因稠雨遮掩了声音和视线，双方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仓促交火。

狭路相逢勇者胜。辛锐本能地迅即拔出驳壳枪数个点射，撂倒正哇哇喊叫指挥的日军中尉，就在地转向另一个目标射击时，左侧的鬼子机枪开火了，一颗子弹从辛锐左膝盖穿过，又击中右膝，鲜血顿时从裤管中汩汩涌出，辛锐身体向前扑倒，但手中的驳壳枪仍在不停地射击。

反应仅在瞬间，辛锐身侧的战士们迅速展开战斗队形向敌人开火，密集的火力很快又击毙数名鬼子，剩余的日军仓皇退进密林逃遁而去。

遭遇战结束，战友们抬着辛锐赶往火红峪村，驻村的山东纵队第二卫生所迅速实施救治。辛锐双腿重伤，且失血过多，在途中已然昏迷，手术后才缓缓醒来。火红峪村养伤的日子里，辛锐觉察到双腿已经残废，但这并未给她带来太多忧伤，拥塞心间的仍是那股撕裂感，她更牵挂的是丈夫此刻的安危。

疗伤刚满半个月，传来侦察情报，一路日军正朝火红峪村方向袭来，第二卫生队奉命收拢转移，辛锐和其他几名重伤员被分散到驻地乡亲们家中隐蔽养伤。仅两天后，12月17日凌晨，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一小队日军突然从村西口冲进了火红峪村，留守的八路军战士立即展开火力阻击。枪声爆响，情况危急，战友们急忙抬起辛锐向村外

后山转移，但鬼子很快就紧追上来。

前方已无路可走，两个战友抬着担架直往山上冲，可铺着薄雪的山坡溜滑难行，刚冲到半坡就味溜一下滑倒在地。辛锐大喝：“不要管我，你们赶紧冲出去！”说着一骨碌地滚下担架，左手一撑直起上身，右手举起驳壳枪就是一梭子。几与同时，日军密集的子弹如雨扫来，两个战友中弹滚下坡去，辛锐腹部中弹，枪弹的剧烈冲击加上伤口剧痛，让她顿时陷入了晕厥。

辛锐是仰面向后倒下的。就在她中弹倒下的一刹那，追赶过来的八路军战士开枪击倒数个鬼子，余下的日军恼羞成怒，转身向八路军战士追去。

晕厥只是瞬间，辛锐听到枪声渐渐远去，这才勉力撑起身子。许是苍天着意要给英雄留一缕温暖，飞扬了一夜的鹅毛大雪悄然停歇，但朔风仍是如刀锋利，苍茫旷野寒冽砭骨，眼见两个战友静静地倒卧坡底，她心头漫过一缕比弹伤更剧烈的疼痛，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穷凶极恶的鬼子定会去而复返，自己虽然手枪子弹打光，但手中还有一颗手榴弹，即便牺牲也要让日寇付出惨痛代价。

辛锐忍痛翻转身体，将手榴弹别在腰上，双手扒着积雪下的树枝，奋力向坡顶爬去。她知道，腹部伤口的鲜血正加速流淌，她花样的生命光华也将随着鲜血流尽而凋谢。她更知道，她生命最后的搏击就是爬上山巅，昂起高贵的头颅蔑视敌人，让日寇强盗领略中国人人的不屈和尊严。

……思绪仅是瞬间。此刻，残酷的一幕正无情地撞击着辛锐的瞳孔：洁白的山坡上，一条红线从远处迤迤延伸到她脚下，那是她左胸中弹流淌出的鲜血，她挣扎爬行的身躯化作了一支巨椽，宛如赤子在深爱的土地上书写着最后的誓言。

片刻间，一群日军狼奔豕突地再次冲到坡下，远远看见辛锐只身盘腿端坐在坡顶，领队的日军少佐声嘶力竭地大喊：“女八路，抓活的！”数个鬼子立即平端着三八大盖猫腰直向辛锐冲来。

辛锐秀美的脸庞毫无怯意，只是嘴角撇出一丝轻蔑的笑意，进而优雅地抬起双手拢了一把散落额前的秀发，又庄重地将军帽戴正，这才将双手收回身后。那一刻，英雄眷恋的目光远眺皑皑雪山，似在向别离的夫君作最后的告别，而身后已然右手拔出腰间的手榴弹，左手食指扣紧拉弦，静待着鬼子靠近。

眼见浑身是血的女八路双手空空，显然已无力抵抗，冲在最前面的3个鬼子立即狞笑着奔到辛锐跟前，撒枪上肩便伸手来抓，但瞬间就惊恐地叫吼——“八嘎！”因为女八路倏然右手前伸，举在面前的赫然是一颗“滋滋”冒烟的手榴弹。

紧随“轰”的一声爆响，火光浓烟霎时腾起，3个鬼子身子飞起滚下坡去。爆炸声在山峦间久久回荡，正当芳华的巾帼英雄辛锐香消玉殒。

辛锐，原名辛淑荷，1918年生，1937年加入八路军，次年入党，先后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机关秘书，山东省妇联干事，姊妹剧团团长，被誉为沂蒙山根据地的“战地之花”。1941年12月17日在与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

辛锐牺牲的第二天，冒险赶回的战友和火红峪村的乡亲们10米，将烈士安葬在远离牺牲地仅10里的东土坡上。1950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在沂南县双墩乡建立大青山革命烈士陵园，陈明和辛锐两位烈士的忠骨，被隆重地移入新建的陵园安葬。生死离别长达九年之久的英雄伉俪，终于得以团聚。

烈士遗骨迁移那天，火红峪村的乡亲们自发地组队护送。他们说，那天辛团长一路开枪击走了鬼子，以牺牲自己性命换来全村的安全转移，我们要依照亲闺女出嫁的礼仪送她到新家。

火红峪村乡亲们的这份情义，英雄地下当应有知。有个现象给人以诗意的联想，每年沂蒙山的第一场雪飞扬飘落时，巍巍沂蒙山漫山遍野银装素裹，唯独鹅头岭上那块大岩石前的坡形雪地，会时时泛出股红的鲜亮色泽。

红雪之艳，抑或就是忠魂释放的生命光芒。

敢向日月亮剑锋

——《敢问路在何方》序

姚中华

《敢问路在何方》是一部反映淮北市交通运输部门在公路战线上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的报告文学，读完之后，不仅有一种惊心动魄、峰回路转的感觉，更有一种亮剑治超、回肠荡气的感慨。正义、责任、担当，这些生硬而冰冷的字眼在作者的笔下化作一个个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交通卫士形象，似乎就站在离我们不远处，高擎利剑，迎风而立。脚下，是一条条畅通无阻的通衢大道。

路，从时光的深处蜿蜒而来，自古就寄托着人们翻山越岭、驰骋天下的梦想。现代社会，一条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的道路，更承载着人们一日千里，甚至能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美好愿望。然而，曾几何时起，这个美好的愿望却被一种刺耳的杂音所干扰，修建簇新、坦荡如砥的大道，在超限超载车辆车轮的疯狂碾压下，发出无声的呻吟，破损、变形、扭曲，宽敞笔直的路面变得面目皆非，人们正常出行受到严重干扰，安宁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受到严重威胁。正如报告文学中所描写的那样，“公路和桥梁严重损毁。铺上沥青路面，仨月未撑，沥青剥皮，路面塌陷麻裂，桥梁变成危桥……”国之动脉，似乎在一夜之间，承受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路之殇”。

重拳治超，护路保畅。这曾经是与一条新修公路同时亮相的另一道风景。设卡、拦截、罚款、追责，甚至更严厉的措施轮番上马。然而，一种奇怪的现象是，面对超限超载车辆，一项项刚性的措施像重拳打在棉絮上，有劲使不出。超了治，治了超，这边治，那边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反复复，一波三折。看似简单的“治超”，却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难以走出的“怪圈”。

道路在呻吟，百姓在叹息，执法人员在抹泪，只有不法分子在黑暗中发出得意的窃笑。超限超载的顽症像又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交通执法部门的头上。

敢问路在何方？大地似乎也有着难以承受之痛，发出雷霆般的疑问。面对压力与困惑，淮北市交通运输部门一群人，没有选择沉默、容忍，更没有选择逃避、退却，而是群策群力，开动思维，最终，他们把目光投向科技，寻求利用高科技手段，破解治超顽症。

交通局韩海林局长的思路决定了出路。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以支队长丁言柱为代表的一群治超卫士，来不及犹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作品用纪实的手法，生动的笔墨，走进这群治超卫士不平凡的日日夜夜，也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半夜接警，劳累一天的丁言柱刚刚躺下，还没有来得及休息片刻，不得不拖着疲倦的身体，再次向漆黑的夜色进发；治超受阻，大队长葛峰面对不明真相的群众谩骂围攻，强忍着被不法

分子暴力抗法、创伤膝盖的剧痛，眼中噙着委屈的泪水；夜不能寐，交通局副局长孙远立深知一线治超的艰辛，时刻记挂着执法人员的安危；奋力攻关，王光辉、蒋行肖在破解超限超载车辆遮牌难题后，疲倦的脸上终于露出开心的微笑……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乏梦想，缺乏的是把梦想变成现实的人。淮北交通人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前进的道路容不得退却，只有艰难跋涉，遇挫弥坚，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把心中的梦想变成现实。

应用高科技治超，看似“高大上”，听起来令人心动，但真正落实到现实中来，又何其艰难。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面对前行道路上的一个难题，甚至人们背地里的冷嘲热讽，淮北交通人顶住压力，把委屈与泪水化作攻坚克难的动力。开弓就没有回头箭！对他们而言，能忍受一次次探索中的失败，却不能容忍不法分子的猖獗；能忍受委屈，却不能忍受“黄牛”们的冷嘲热讽；能忍受身体上病痛的折磨，却不能忍受一条条经济动脉再次变得千疮百孔。“人在江湖，心存魏阙”，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没有说出这些豪言壮语，但是，社会的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却时刻牢记在心。正是这种使命与担当，让这群治超卫士，敢向日月亮剑锋，科技“治超”的梦想终于一步步向现实靠近。

如果说，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人，倒不如说机遇只垂青那些敢于行动的人。淮北交通运输部科技治超，四年永不言弃的探索，四年从不懈怠的追求，四年心血和汗水的浇灌，终于结出累累硕果。从治超检测点建成，到破解车辆遮牌、设立“黑名单”电子围栏，再到实现远程自助办理，“八大组合拳”，招招如同利锋出鞘，直点超限超载“死穴”，终于降服那些在公路上呼啸而过、桀骜不驯的一匹匹“野马”。以此为基础，他们又探索出“八大科技系统、三大应用平台、四大运行机制、一套执法流程”的精准化、常态化“治超”新体制。一个以科技为支撑，以网络信息化管理为手段，全方位立体式的治超新模式出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一份用心血与汗水写就的答卷，也是一曲对脚下这片土地饱含深情的华章。

报告文学贵在真实。作者在这篇不到三万字的作品中，娓娓道来，向人们讲述了淮北交通人鲜为人知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淮北交通人身处社会变革大潮之中的爱与憎、悲与喜、苦与甜，描摹了他们历经沧桑后的心曲、遭遇挫折后的反思、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一往无前的勇气。

这是淮北交通人的群像在社会大背景中的生动写照，更是一曲新时代的赞歌。是为序。



大自然的“调色板”。 ■ 摄影 张伟

彩虹大道见彩虹

陈宏

国庆期间，我随市作协到刘桥镇王堰村进行“文艺进万家”采风活动。王堰村是全国文明村，王堰村的美景俯仰皆是，彩虹大道上的景象就是一例。

当我们从王堰村的连心院走进彩虹大道的时候，那美景真的是令人陶醉，美不胜收。这是一条村子中间宽约10米的柏油道路，路两边是桂花树和其他风景树，路的中间有红、蓝、黄三道均为宽10厘米的平行线，状若彩虹，故而此道被命名为“彩虹大道”。道上的花香荡漾在空气之中，引来了一只只小鸟在丫枝上歌唱，我们活动中的几位美女，靠近桂花树，贴近枝条，用鼻子对着桂花闻了又闻。走到路中段，遇到一位六十余岁女同志站在她家门口的菜地旁，一位会员与那位女同志说：“你们这儿的景色真美，花更香。”她说：“这都是政府给规划的。”又指着白菜、小青菜、大葱说：“来，你们都来薅把菜吃。”有几位会员异口同声：“不了，不了，别客气。”“薅把菜吃”，这是多么热情、真诚、朴实的话语啊，这话语也彰显了全国文明村人的好客、文明与和谐。向西看，又有一排排的民

房。每排房子之间都有大约宽5米的小路。路两旁鲜花盛开，桂花飘香，沁人心脾。离开那位女同志，向前又走了大约50米，向西一看，一位七十开外的男同志正在他门前的一块宅基地上侍弄着菜园和菜园边上的花儿。我们走到一株花的跟前，向老人问道：“这是什么花？”他说：“是三角梅。你看，这花蕊是白色的小瓣儿，四周是比较大的红叶子。好像喧宾夺主了一样。”我们的人附和着：“真的是喧宾夺主了。”“这花花好看，但不能过冬”，说着，又背转身，走到他的门东旁指着一株花说：“这是腊梅，她不畏风霜严寒，越冷越傲放，真的是品德高尚像腊梅那样，不怕困难，迎着困难上！”我们中的一位会员说：“老人家，您说得太好了。”是的，一位普通的农民竟然能够随口说出这么富有哲理的话！那位老妇人和这位老翁，是彩虹大道上比雨后彩虹更加亮丽的风景。

啊，我们真的是彩虹大道见彩虹啊！全国文明村果真名副其实，名不虚传呀！